

桂花苑

刊头书法 林春

上周末的阳光,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温暖,我将那些在书架上沉寂了太久的专业书小心翼翼地搬下来,一册册摊开在阳台的竹席上。我随手翻开一本《金属热处理原理》,阳光洒在那些熟悉的公式与图表上,也照亮了记忆的深处。

孙子像只好奇的小猫,凑过来,用肉乎乎的手指指着书上的金相图,奶声奶气地问:“爷爷,这些花花绿绿的是啥呀?”我笑着告诉他,这是钢铁的“内心世界”。看着他似懂非懂的眼神,一个念头如电光石火般击中了我:养育一个孩子,不也正像一场精密而复杂的钢铁热处理吗?那些正火、退火、调质、淬

■ 闻鸡起舞(书法)
侯荣康

热处理的人生

□ 明伟方

火的专有名词,用在孩子的成长轨迹上,竟是如此恰如其分。

“退火”,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如同将钢材加热到临界点以上,再缓慢冷却,目的是为了消除内应力,降低硬度,提高塑性。这不正是婴幼儿时期的写照吗?在父母的怀抱里,在家庭的温暖中,孩子被小心翼翼地“加热”,用无尽的爱与耐心去“保温”。我们教他说话,扶他走路,允许他犯错,包容他的哭闹。这个过程,不是为了让他立刻变得“坚硬”或“强大”,恰恰是为了卸下他与生俱

来的紧张与不安,让他拥有一个柔软、开放、充满无限可能的内心。

随后,便是“正火”的青春。少年初长成,开始接触家庭以外的广阔天地。正火处理,是将钢材加热到临界点,然后在空气中自然冷却。它比退火的冷却速度稍快,得到的材料强度和硬度更高,塑性稍低。这多像孩子步入校园,开始接受系统的规则教育。老师是严格的“工艺师”,知识是精准的“温度计”,集体生活是流动的“冷却空气”。他开始理解纪律,懂得竞争,明白不是所有事情都

能如他所愿。这个过程会让他感到些许“不适”。他必须收敛一部分天性,去适应集体的节奏。但正是这种“正火”,让他从一个柔软的个体,开始具备了基本的社会属性与抗压能力。

当孩子面临人生的重大考验,比如高考、初入职场,那便是一场激烈的“淬火”。将钢材加热到高温,然后迅速投入水或油中急速冷却,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极高的硬度和耐磨性。这是最严酷的考验,也是一次彻底的蜕变。孩子在那段岁月里,挑灯夜读,奋笔疾书,将自己投入竞争的“冷却液”中,经历一次的失败与奋起。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与挣扎,许多人会在此刻“开裂”,被淘汰。但只有经历过“淬火”的年轻人,才能获得真正的“硬度”——那是坚韧不拔的意志,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是面对逆境不屈不挠的品格。

然而,一把好剑,仅有锋芒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有足够的韧性,以免在受到冲击时折断。这就需要最后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调质”。即淬火后再进行高温回火,在保持高硬度的同时,大幅提高韧性和塑性。这便是人步入社会后,在摸爬滚打中的不断反思与成熟。初出茅庐的锐气,在现实的磨砺中逐渐变得温润;曾经的黑黑即白,在见识了人性的复杂后变得多元。他学会了妥协,懂得了变通,明白了“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

我合上书,阳光正好。孙子正蹲在地上,专注地观察一只蚂蚁搬家。我们为人父母者,既是这场“热处理”的工程师,也是陪伴者。我们无法决定孩子的“材质”,但我们可以用爱与智慧,为他选择最合适的“工艺”,陪伴他走过“退火”的温暖,“正火”的磨砺,“淬火”的考验,最终见证他“调质”后的成熟与从容。

边疆雪落雄鹰来

□ 金洪远

上海歌剧院舞台灯光渐暗,红色大幕徐徐开启。舞台上,皑皑“白雪”在天山漫天飞舞,三代杂技艺人用身体语言诉说着一个关于坚守与传承的动人故事。当最后一场表演落幕,全场观众起立鼓掌,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天山雪》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艺术的边界拓展至情感深处。以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知识青年奔赴新疆、屯垦开荒的历史为背景,通过“王雪峰”这个上海知青爱情结晶、新疆出生上海学艺的年轻杂技演员的成长历程,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巧妙交融。剧中深情演绎了那个年代年轻人在天山脚下扎根的故事,有关青春、情感、信仰与爱情之花的绽放,对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

《天山雪》最动人之处,在于它通过“献了青春献子孙”的剧情主线,将个体命运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老一代演员身体力行,在艰苦环境中开创艺术之路;中年演员承前启后,在时代变迁中坚守艺术理想;年轻演员继往开来,在传统基础上勇于创新。这种三代同台的叙事结构,让杂技不再是冷冰冰的技术展示,而成为了有温度、有故事的生命礼赞。

演出结束时,三代演员手牵手向观众致意。观众的掌声,不单是献给那些高难度的动作,更是献给那种坚守与奉献的精神;不光是给台上的演员,也是给所有在各自领域默默传承的人们。

做自己的摆渡人

□ 何丽凤

周末,我蹲在阳台修纱窗。旧铝框生了锈,手指捏着边缘一扯,老化的纱网就破了个洞,线头簌簌往下掉。新纱网铺开时沾了点灰,我用湿抹布擦了擦,再把压条往槽里塞——指尖被铝边磨得发疼,好几次没捏稳,压条弹出去,滚到绿萝花盆底下。

以前哪用干这些?家里的纱窗坏了,喊一声“妈”,隔天就有新的装好了;洗衣机卡了衣服,爸爸总能找出问题;就连上学忘带作业,也是妈妈骑车追着送到校门口。那时候总觉得,人生像条顺流的河,自有船工撑着桨,我只要坐在船里,看两岸的风景就好。

真正意识到要自己撑船,是刚工作那年。加班到深夜,走出写字楼才发现,末班车早就走了。站在路灯下翻打车软件,风裹着雨丝往衣领里钻,手机屏幕亮了又暗,始终没等到接单提示。那一刻突然慌了——以前晚归,总有爸爸的电话问“到哪了”,

现在翻遍通讯录,竟不知道该打给谁。最后咬咬牙,沿着公交站往家走,高跟鞋踩在积水里,发出“啪嗒啪嗒”的响,走了快一个小时,到家时袜子全湿了,脚也磨起了泡。

后来慢慢学着应付这些“麻烦”。洗衣机不转了,就对着说明书一点点排查,原来是滤网上的毛絮堵了;做饭时油溅到手上,起了小红泡,含着眼泪也把菜炒完,下次就记得提前把油烟机开最大;项目出了错,加班到凌晨,对着满屏的数据发呆,也不再急着掉眼泪,而是泡杯热茶,一条一条理思路。有次整理旧物,翻到大学时的日记本,里面写着“希望有人能替我扛住所有难”,现在再看,只觉得好笑又亲切——谁没盼过有人撑桨呢?可路走得远了才懂,能一直靠得住的,只有自己。

纱窗终于修好了,我把铝框装回窗户,伸手推了推,很稳。夕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阳台上,绿萝的叶子泛着光。我坐在藤椅上,喝着刚泡好的茶,风从纱窗缝里钻进

初冬心语

□ 郑显发

十一月垂下它的眼帘
落叶在窗台写满暗码
我听见风在整理
夏日遗忘的对话

树木用褪色的脉络
记录年岁的断章
飘零是另一种绽放
比盛开更接近真相

炉火开始翻译寒意
茶烟勾勒未完成的诺言
地板下沉睡的种子
正梦见自己的遗言

晨霜在草叶上练习
永恒这种字眼
而我的孤独很轻
像初雪迟疑的瞬间

毛衣裹着隔季的暖意
毛线团在竹篮里冥想

毛线针交叉如十字
测量温暖的深度

飘散的蒲公英带走地址
凝滞的云朵忘记飞翔
万物都在悄悄练习
如何与失去和解

当夜色裹紧街道
路灯患上怀旧症
我收集所有凋零的声响
拼成完整的寂静

初冬是位哑巴琴师
用枯枝弹奏虚空
每个休止符里
都住着沸腾的曾经

飘落就飘落吧
融化就融化吧
在洁白覆盖洁白之前
我已懂得大地的语法

来,带着夏天的味道。忽然想起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生这条河,哪有永远的顺流?难免会遇到浅滩、暗礁,甚至断流的时刻。但只要自己握着桨,慢慢划,就算走得慢些,也总能找到新的方向。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摆渡人。没有谁能一直替我们撑船,唯有自己接过桨,迎着风,闯过浪,才能把生活的船,划向想去的地方。而那些划过的桨痕,吃过的苦,最后都会变成心里的光,照亮往后的路。